

裴茗番外：关于守护

1

离开京城前，我问公子，宜春公主和云南哪个更重要。

公子说，和宜春一起回云南更重要。

「那阿七就先预祝公子得偿所愿。」

可我知道他不会得偿所愿，他一定要做出选择。

果然回到云南后，王爷就把他羁押了起来，并替他做了选择。

他同王爷大吵一架后，便把自己困在房里不寝不食，而我就在房外一直陪着他。

直到平叛的兵马来到，直到王爷逝世。

2

我是公子的暗卫，我心里藏了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。

从他当年救了我开始，我就向雪山立誓，此生要为他而活。

我对他说，我要报答他。

他却是笑着说，你个小丫头能帮我什么？

或许那时他自己都没有想到，就是我这样一个小丫头在京城陪了他十年，帮他铲除了一个个威胁隐患。

我想，后来可能连他都忘了我只是个小丫头。

他每次下命令的口吻都那么冰冷，决绝地没有一丝感情。

一开始，我以为他不爱笑，后来才发觉他只是不爱对我笑。

我看着他和宜春公主一起青梅竹马长大，不知何时，追逐就变成了追求。

他说，公主就是他在京城里唯一的光。

也是，她才是他的心上人，而我只是他的一把刀，一把见不得人的刀。

可是，他守护公主，我就守护他。

我的命是他救回来的，我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他。

3

他们都说，我们守护什么就会成为什么，可王爷逝世后，他却是越发偏执易怒、酗酒如命。

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，却是很想上去抱抱他。

小时候，王爷不肯抱他，后来，宜春公主不肯抱他，我想我总能给他些温暖。

可他却是那般凶狠道，不需要我可怜他。

我没有可怜你，我只是在想，该怎么样才能让你感受到温暖。

说来可笑，我发现我除了杀人，并不会哄人开心，可是为了他，我可以去学。

我带他去雪山狩猎，可他却说，宜春最喜欢兔子了。

我带他去篝火晚会跳舞，他又说，要是宜春在就好了。

不管我怎么哄他开心，他心里想着的一直都是李宜春。

宜春公主成婚那晚，我陪着他喝了好多酒。

我不知道他是单纯喝多了，还是在发泄心中的郁闷，又或者把我当做了别人。

只是那一晚我又多了一个身份：他的女人。

后来，我们都心照不宣地没有再提起过那晚的事。

4

没过多久，他说，他要休妻弃妾。

我说，可她们并没有做错什么。

他说，她们要什么就给她们什么，反正我也未碰过她们，把她们打发走就是了，打发不走就让她们病逝。

他这话冰冷中透露着不耐烦。

「会不会有一天公子也会想让阿七病逝？」我这么问他。

「你不背叛我，就不会。」

背叛？

或许从那时起，我就有了离开的念头。

那帮姬妾走了后，他把那些首饰衣裳都赏给了我，难为他还记得我是个女子。

可我从不穿女装，跟了他十二年，一次都没有。

他之前也送过我一个簪子，那本是他买给公主的，只因磕碰了些，便随手扔给了我。

她们都值得拥有最好的，难道我就只能捡别人剩下的吗？我也是女孩子，也想穿漂亮的新衣服，也想被呵护疼爱啊。

我把那些首饰衣裳该烧的烧，该当的当，没留下丝毫，得不到最好的，我宁愿不要。

后来，我察觉身子有些不对劲，本想同他说，可他却是想着法子进京。

他说，阿七，我要去京城，万一她会回头呢？

回头？恐怕他不能如愿了。

我见过周少傅看公主的眼神，那么隐忍又那么炽热。

他爱她。

他也爱她，他不会回头了。

我想，或许我并不爱他，只是习惯了相互依靠，从波谲云诡的京城相互依靠到内外交困的云南。

我跟他说，我想走了。

「走？你能去哪儿？」

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不是呆在这儿。

或许会去雪山边盖座小屋，又或者在洱海前种片花田，我要去穿漂亮的花裙子，哪怕只是粗布麻制的。

我的生活有了新的期待，只要离开这儿就是开心的。

「你不是说会报答我吗？」他这么说着，不知是挽留还是责备。

「你只救了我一条命，可我却帮你杀了那么多人。」

「你还说过要一辈子跟着我。」

「这句骗你的。」我佯装着不在意的样子，接着道，「还有一件事，我一直在骗你。」

「什么事？」

「我，最，怕，疼。」我一字字顿着，像一颗颗珠子砸在地上，颗粒分明。

有时我做任务回来，他会随带问问我的伤势，我总是同他说「不疼了」。

可是我疼，好了伤疤也忘不了疼。

他拔出剑抵在我的心口，威胁道，「连你也要背叛我？！」

我没有背叛你，是你不需要我了。

「要么杀了我，要么就放我走。」我这话说得决绝，却是在不觉间氤氲了眼眶。

那滴泪不偏不倚地砸到了剑上，他怔了半分而后鬼使神差地放下了剑。

「阿七拜别公子。」

我转身离去，却是暗自抚上小腹。我想，或许我们不会再见了，可也不会再分开。

6

又过了两年，我穿着新裙子站在小屋前，看着刚会跑的囡囡在草地上捉蝴蝶。

他走了过来，背后就是圣洁的雪山，这一切好像回到了当年，他在漫天大雪中把我带回了家。

我知道瞒不了他，也没想瞒他，我已经过了两年我想要的生活，我很知足了。

他走近饶有趣趣地瞧着我，而后却是出口，「很漂亮。」

是吧，我也觉得这件裙子很漂亮。

「要杀要剐随便你吧。」我大义凌然道。

可是他却是说，「我是来谢谢你的。」

「谢我？你说的哪件事？」

「什么哪件事？我说得是这十五年。」他冲我笑着，一切显得那么不真实，而后却是很认真地道，「谢谢你一直陪着我。」

他拉住了我的手，想让我跟他回去，不过我没答应。

为什么，他不解地问。

「我不想回去，我想留在这儿穿新裙子。」

他却是弹了弹我的小脑瓜，随即无奈地嗤笑道，「阿七，你不能有点出息。」

「我给你买最好的丝绸，找最好的师父给你量身定制做新裙子，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，一天换一件都可以。」

他抱住了我，又是在我耳畔道，「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裙子，做红色的好不好？」

有新裙子穿？那我考虑下。

还没等我考虑好，他就把囡囡抱走了，边走还边逗她，「我是爹爹，叫声爹爹.....」

「裴茗！我还没答应呢！」我急忙追上他的脚步，「你把囡囡还给我.....」

「诶，追不到.....」他抱着囡囡跑了起来，我也跑着追他。

最后，雪山里只回荡着囡囡咯咯的笑声。

裴茗：是的，我们有一个孩子。